

# Zhang Jia Wei

## 想家，但回不去了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家，没回去时，想；回家头两天，吃饱喝足，高兴；过两天，生出舒服又嘈杂的沉溺感：像冬日吃了红豆沙年糕，满口黏甜，吃完犯困，只想睡；等再离家，回到了他乡，进了自己独立之后的住处，立刻又开始想家。我猜许多在异乡的人，都有类似的感觉吧？

我一个朋友，住在巴黎圣丹尼，家里阳台上，看得见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，言谈间却会流露上海腔。他生在石库门里，说到上海，便回忆起五加皮、德兴馆、大光明电影院和大白兔奶糖，以及姚慕双、周柏春二位先生。还有上世纪80年代，外滩某高厦门口摆着真人大的米老鼠。“很久没回去了。”上次回去是何时呢？“世博会那几年吧？”他也承认，“现在回去看，上海都不认识了……也不一样了。”想上海时怎么办呢？去巴黎13区，找一家上海馆子，吃一点酒香草头、腌笃鲜汤百叶结，好了，缓过来了。

巴黎13区陈氏超市斜对面的烧腊店，剃鸭子的师傅说，他出生在广州，只会广东话、法语，以及一口广式普通话。他上次回广州，是2004年了。家里还有亲戚，拉他去看天河体育中心，“好大呀！”他绘声绘色地摆手，眉飞色舞，然后摇摇头，“但是其他地方，我就不认识了！”回到巴黎，也还好，左邻右舍是越南菜和潮汕茶馆，对门的酒吧，一群老广东在看赛马下注，听许冠杰和梅艳芳。他觉得自在。再吃碗艇仔粥，开心了。

许多人似乎都如此：回去故乡时，觉得熟悉又陌生；初时快乐，待一段，便又想走了。大概许多人思念的所谓故乡，不是故乡本身，而是自己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里的那个故乡，是还没有老去的父母，是家乡的哪棵树，家乡的哪个邻居，家乡的猫狗，家乡自己跑过的某条路、

跌过跤的公园。回去了，多少怅然若失。比邻聚族而居有其美好所在，但终究是过去的时代了。

巴黎13区奥林匹亚地铁站附近，有个按摩馆。我去时，一个大姐坐着看手机呢，抬头看我，“中国人吗？”大姐很爱聊，按摩时间我介不介意听点什么，我请她随意，于是她点开一个视频——上世纪90年代的小品，黄晓娟和赵本山的声音。她问我：“听这个没事吧？”“挺好的，”我说，“听着挺喜庆，跟在国内过年时似的。”“可不。”她很高兴，“我就爱听这个，跟回了老家似的。”

后来去到第三四次时，大姐说开了：老家是辽宁盘锦，后来去南方嫁了人，跟着老公过来法国，但老公一言难尽，于是她自力更生，先是去中餐馆当过厨子，后来开了这个按摩店，帮人正骨拿肩；有时也帮一个福建邻居：背着器械，去修水管。她每天大概开店按摩四小时。其他时候，逛街，溜达，跟一群华人姐妹欢天喜地地打牌打麻将，谁打输了，

**越是大城市，越适合独居：因为提供了“不用跟人打交道也能好好活”的基础设施。**

谁叫份越南粉外卖。偶尔去老华人酒吧，去跟一群老广东赌马——我很怀疑她认识烧腊店的师傅。除了听小品，她爱看越南馆子里播的配中文字幕的越南电视剧，或者中文配音老港剧。她爱看万梓良主演的剧，“那大脸盘子看着放心”。但必须听国语配音的，“粤语，听着跟吵架似的！”

还是喜欢熟悉的环境。然而也只能坚强但努力地，在异乡活下去。

越是大城市，越适合独居：因为大城市提供了足够多的“不用跟人打交道也能好好活”的基础设施。许多独居的人，往往并非性格多内向，只是很怕麻烦——怕给自己找麻烦，怕给朋友找麻烦。世界的趋势是彼此住得更独立：更普及的公共设施、更多元的商业发展，都是为了让人可以更自然而然地生活，不用比邻而居。📍